

現代漢語否定詞「不」和「沒」的句法、語意和言談/語用特點 及其教學應用*

陳淑芬 陳力綺

摘要：「不」和「沒」是現代漢語兩個最主要的否定詞，其語意特徵具有明顯的對立性。本文整理了過去的相關文獻，除了介紹這兩個否定詞在歷史上的演變及重要性外，也針對它們進行句法、語意和言談/語用的比較分析。本文更進一步探討「不」和「沒」在台灣華語的使用情況，並提出對外華語教學應注意的事項。

關鍵詞：不，沒，否定詞，對外華語教學

1. 前言

「否定」的概念，可說是存在於任何一個語言，與肯定相對的語法範疇。在現代漢語裡，「不」和「沒」是兩個最主要的否定詞，且語意特徵具有明顯的對立性。展閱以往的相關文獻，我們發現談論這方面的文章不勝枚舉，但談論焦點卻分散於各個層面，至今仍未有一篇完整且統合過的文章出現。此外，這些文章所舉之大部分實例，也不能完全解釋這兩個否定詞在台灣華語的使用情況。有鑒於此，本文整理了過去的相關文獻，除了介紹「不」和「沒」在歷史上的演變及重要性外，也針對這兩個否定詞進行句法、語意、和言談/語用的比較分析。我們更進一步探討這兩個否定詞在台灣華語的使用情況，並提出對外華語教學應注意的事項。

2. 「不」和「沒」在歷史上的發展及重要性

否定詞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古漢語，當時具有否定意涵的詞語種類繁多，包括：「毋、不、微、弗、蔑、叵、莫、無、勿、非、匪、靡、罔、某、亡、否」（楊伯峻、

*感謝匿名審查人對本文的細心指正，並提供寶貴修改意見。然所有文責，當由作者自負。

何樂士 1992)。這些詞語從語意來看皆表否定，從語音來看不是相同、相通，就是相近，這足以顯示它們具有同源性（王功龍 2006）。

而在先秦兩部文學作品《韓非子》和《呂氏春秋》裡，總共出現了上述否定詞當中的七個：「不、非、無、弗、微、勿、毋」，跟另一個否定詞「未」。根據陳海生（2005）的觀察，這八個否定詞皆當副詞使用，且可以與它類副詞連用，其中「不」的使用最為活耀。

此外，「不」的否定意涵也是最基本、最廣泛的，除了本身已具備否定之完整語意外，它同時也概括了「毋、勿、未、非、無」這五個古漢語常用的否定詞之語意：

「不」等同「毋、勿」，表示禁止、不要：

(1)《孟子·滕文公上》：「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不」等同「未」，表示沒有、不曾：

(2)《孟子·梁惠王上》：「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不」等同「非」，表示不是：

(3)《商君書·更法》：「治世不一道。」

「不」等同「無」，表示沒有：

(4)《詩·王風·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日不月。」

（藍燈文化事業編輯部 1987：66）

如果「不」在古漢語早已出現，那「沒」在歷史上的發展又是如何？根據呂叔湘（2007：382-384）的觀察，「沒」在現代漢語的句法功能，除了常常是「有」的否定式外，又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當動詞用，用來否定事物的領有、具有及存在：

對領有、具有的否定：

(5) 我在台灣沒（有）什麼朋友。

(6) 他沒（有）錢。

對存在的否定：

(7) 昨天沒（有）考試。

(8) 教室裡沒（有）人。

第二種是當副詞用，用來否定動作或狀態已經發生：

對動作的否定：

(9) 他沒（有）來，可能有事吧。

(10) 我沒(有)收到你寄給我信。

對狀態的否定：

(11) 頭髮還沒(有)乾，小心別著涼了。

(12) 現在天氣還沒(有)晴朗，外面仍下著毛毛雨。

值得一提的是，「沒」當副詞常用來修飾動詞及動賓結構之詞組，其地位相當於古漢語的「未」，且最早出現於南宋(吳福祥 1995)。我們可從宋代南戲作品《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張協狀元》略知一二：

(13) 獨自做人了，渾沒投奔。(607)

(14) 沒瞞過我實是你災。(556)

(15) 侯門相府知有萬千，讀書人怕沒為姻眷，料它每福緣淺。(583)

(16) 休得要兩眉蹙远山，吃些個飯食渾莫管，好因緣怕沒為方便。(583)

(17) 音書斷，沒成虛假。(585)

(劉堅、蔣紹愚 1992)

從上述的文獻探討，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由於「不」的否定意涵是最基本、最廣泛的，所以幾乎可以取代古漢語其它常用的否定詞，這也是它之所以完整保留至今的主要原因。然而，我們也不難發現，「沒」在現代漢語的使用頻率，其實並不亞於「不」。基於語言的簡約原則，我們可以推論「不」跟「沒」在現代漢語裡，一定具有彼此不可取代的語言功能，且語意相互對立、相互補充。呂叔湘(2007)的經典著作雖然分別羅列「不」和「沒」各種意思與用法，但是還是無法解決以華語為第二外語學習者的一些基本問題，如「不」和「沒」同樣都可以用來否定動詞和形容詞，兩者用法到底有何不同？是意義不同呢？還是語氣有所不同？哪些情況只能使用「不」，而不能使用「沒」，或者相反，只能使用「沒」，而不能使用「不」？還是兩者都可以使用，但所出現的語境不同，或意思也不同。本文主要從華語教學的觀點出發，試圖比較「不」和「沒」在句法上、語意上以及言談/語用上的相同與不同之處，進而提供華語老師一些簡易辨別「不」和「沒」的教學建議。

3. 「不」和「沒」在句法、語意和言談/語用之區別

3.1 「不」和「沒」的句法特徵

「不」和「沒」皆表否定，且在句子的出現位置相同，皆出現於動詞、形容詞和動賓結構之詞組前：

動詞前：

(18) a. 不搬

b. 沒搬

- (19) a. 不聽
- b. 沒聽
- (20) a. 不說
- b. 沒說
- (21) a. 不洗
- b. 沒洗

形容詞前：

- (22) a. 不亮
- b. 沒亮
- (23) a. 不老
- b. 沒老
- (24) a. 不髒
- b. 沒髒
- (25) a. 不黑
- b. 沒黑

動賓結構之詞組前：

- (26) a. 不喝水
- b. 沒喝水
- (27) a. 不讀書
- b. 沒讀書
- (28) a. 不用腦
- b. 沒用腦
- (29) a. 不花錢
- b. 沒花錢

然而，這兩個否定詞在句法上仍有其相異之處。例如，在和動補結構之詞組連用時，「不」放在動詞、補語中間，而「沒」則放在詞首：

- (30) a. 做不完
- b. *做沒完
- (31) a. *不做完
- b. 沒做完
- (32) a. 長不大
- b. *長沒大
- (33) a. *不長大
- b. 沒長大

而當動補結構之詞組中間嵌進「得」時，則只能使用「不」來表否定，且只能放在「得」之後：

- (34) a. 說得不清楚
b. *不說得清楚
- (35) a. *說得沒清楚
b. *沒說得清楚
- (36) a. 講得不仔細
b. *不講得仔細
- (37) a. *講得沒仔細
b. *沒講得仔細

另外，與能願動詞搭配使用時，「不」可置於所有的能願動詞前表否定，而「沒」則只能跟少數幾個能願動詞一起搭配使用：¹

- (38) a. 不會
b. *沒會
- (39) a. 不想
b. *沒想
- (40) a. 不應當
b. *沒應當
- (41) a. 不應該
b. *沒應該
- (42) a. 不可以
b. *沒可以
- (43) a. 不願(意)
b. *沒願(意)
- (44) a. 不情願
b. *沒情願
- (45) a. 不樂意
b. *沒樂意
- (46) a. 不能(夠)
b. 沒能(夠)
- (47) a. 不敢
b. 沒敢

¹呂叔湘(2007: 384)提到「不」+「助動(能願動詞)+動」的組合，有五種形式，而「(沒)有」只有一種：「不能去/能不去/不能不去/能不能去?/能去不能?」vs.「沒能去」。

- (48) a. 不肯
b. 沒肯

「不」和「沒」常常也會固定和某些詞彙搭配使用，如「是」只能用「不」來否定，而「有」只能用「沒」來否定：

- (49) a. 他不是老師，是學生。
b. *他沒是老師，是學生。
(50) a. 牆上沒有畫，只有海報。
b. *牆上不有畫，只有海報。

所以從句法的一連串比較，我們知道「不」和「沒」的出現位置相同，但對跟其搭配使用的詞彙多有所選擇及限制。因此我們推論，這兩個否定詞所存在之對立性，在語意特徵應較為顯著。

3.2 「不」和「沒」的語意特徵

對於「不」和「沒」在語意上的區別，學者們（呂叔湘 2007；李鐵根 2003；賀倩 2015）都抱持著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大多認為這兩個否定詞可從主觀否定與客觀否定、靜態與動態、已然與未然三個層面來討論。一般來說，「不」主要用來表示主觀意願，否定的是性質，屬於靜態面的；「沒」則用來表示客觀意願，否定的是變化，屬於動態面的：

- (51) 奶奶身體不好，大病小病一堆。
(52) 奶奶身體沒好，還在醫院治療。

由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不好」否定的是性質，指的是身體狀況不好，且帶有說話者主觀之判斷。另一方面，「沒好」否定的則是變化，指的是身體尚未恢復，屬較具客觀性之判斷。所以我們可以推論，「不」應該可以否定所有性質形容詞，如矮、笨、大、黑、香、圓、便利、靈敏、可愛、穩定等。

另外，「不」主要用來否定未然，「沒」主要用來否定已然：

- (53) 我們週末有事情要忙，所以不去台北了。
(54) 我們週末沒去台北，一整天都待在公司加班。

由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不去台北」是對尚未實現活動的否定，而「沒去台北」則是對活動實現的否定。

從上述所舉之實例及討論，我們現在可以試從語意的角度來解釋「不」和「沒」在句法上的某些相異之處。「不」在句法上之所以可以置於所有的能願動詞前，這是因

為能願動詞常用來表示未然、未實現的狀態，所以都可以用「不」來否定。但仍有少數幾個能願動詞可以同時表示已然，如「能(夠)」、「敢」、「肯」，所以搭配這些動詞一起使用時，我們也可以用「沒」來否定。

然而，在使用這兩個否定詞時，動詞的主觀跟客觀，有時也會影響已然跟未然：

主觀影響已然：

- (55) 他昨天不想跟我說話。
 (56) 他去年就不想待在台灣了。

從上述的例子，我們知道「昨天」跟「去年」皆表示過去之時間，即已然之狀態，所以在這樣的時間條件限制下，用來否定未然的「不」不應該出現。然而，「不」因為受到表示主觀願望的心理動詞「想」的影響，所以仍可以出現於這樣的句子裡。

客觀影響未然：

- (57) 明天的這個時候，我還沒睡醒呢！
 (58) 因為被當了一堆科目，明年我還沒畢業呢！

同樣地，從上述的例子，我們知道「明天」跟「明年」皆表示未來之時間，即未然之狀態，但因為「沒」所否定的動詞「睡醒」跟「畢業」都屬說話者所不能決定之客觀條件，所以這兩個句子仍合乎文法。

3.3 「不」和「沒」的言談/語用特徵

3.3.1 「好容易」/「好不容易」

外國人在學習漢語否定詞時，其中一個會碰到的問題就是，有一些固定的句式結構雖不包含否定詞，但在某些情況下卻等同其否定式，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好容易」跟「好不容易」。「好容易」可以表示很簡單，如「這個問題好容易」。同時，「好容易」也可以表示很不簡單，如「我們好說歹多，他好容易才答應來幫忙的」。另外，用「好容易」來表示「好不容易」最常出現在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裡：

- (59) 《紅樓夢·七十二卷》：「奶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
 (60) 《文明小史·第九回》：「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調停下來。」

至於什麼時候「好容易」會等同「好不容易」，我們可以從這兩個詞語的句中出现位置來看。當「好容易」和「好不容易」出現在狀語位置，且兩者所修飾的結構中都有表示某種動作或行為的結果式，此時兩者語意相同，皆表示「好不容易」：

- (61) a. 我好容易才把房間整理好，你不要又給我弄亂了。
 b. 我好不容易才把房間整理好，你不要又給我弄亂了。

- (62) a. 他好容易才存到錢，結果去日本一趟全花光了。
 b. 他好不容易才存到錢，結果去日本一趟全花光了。

此外，「好容易」在現代漢語已經衍生出具有反面意思的反諷功能，所以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只能用「好容易」來表示「好不容易」：

- (63) a. 說得好容易，你那麼行就交給你去做就好了。
 b. *說得好不容易，你那麼行就交給你去做就好了。

從上述的例子，我們知道「說得好容易」其實暗指「做起來不容易」，剛好可藉由諷刺手法來達到說跟做之間的強烈對比。

不過在台灣的語言環境，用「好容易」來表示「好不容易」，除了上述的反諷用法外，一般只會出現於書面語，如台灣近代小說或報紙文章：

- (64) 楊逵《送報伙》：「好容易以為能夠安心地吃飽肚子，卻又是這樣的結果，我悲哀了。」
 (65) 張大春《將軍碑》：「他好容易從人堆裡瞥見維揚，穿著一襲白布長衫，銀絲框眼鏡底下的一雙眼睛略微帶點浮腫，顯然是哭過了。」
 (66) 張系國《聯合副刊·守株待兔成語新解》：「大概她是單親媽媽，好容易養大彼得，現在該是彼得報恩的時候了。」（聯合報，2007年9月9日）
 (67) 龍應台《人間副刊：新的野火，從哪裡開始？—寫給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你和你的作家同行們好容易才衝破共產集權主義的知識囚籠。」（中國時報，2005年6月27日）

漢語類似的詞語還有很多，如：「好快樂」、「好不快樂」；「好熱鬧」、「好不熱鬧」；「好威風」、「好不威風」；「好暢快」、「好不暢快」；「好漂亮」、「好不漂亮」；「好傷心」、「好不傷心」；「好憤慨」、「好不憤慨」；「好親熱」、「好不親熱」等。然而，這些詞語雖然跟我們早先所討論到的「好容易」、「好不容易」看似相同，但在用法上卻剛好相反。「好容易」的「好」為程度副詞，實指反話，表示責難或不滿意的語氣，意思等同「好不容易」；而「好不容易」的「好」為反詰副詞，意思等同「豈」、「難道」。所以「好不快樂」即為「豈不快樂」、「難道不快樂」，也就是「好快樂」在語氣上加強的反詰用法。²

雖然漢語的「好不快樂」可等同「好快樂」，但諸如此類的用法在台灣也是一樣只出現於書面語，日常生活對話甚少出現。這表示在台灣大部分的情況下，「好不快樂」

²呂叔湘（2007：259）雖然也視「好不快樂」為「好快樂」在語氣程度上加強之用法，但我們分析的方式略有不同。他把「好不快樂」的「好不」視為一個副詞單位，為用來表示程度深之肯定，與「好」、「多麼」、「很」相同。

(=好+不快樂) 仍是「好快樂」的反義詞，也就是不快樂之意。

3.3.2 「差一點兒」/「差一點兒沒」

中文的「差一點兒沒」也可等同於「差一點兒」，皆表示否定的意思：

(68) 他差一點兒錯過那班飛機。

[事實：沒錯過那班飛機]

(69) 他差一點兒沒錯過那班飛機。

[事實：沒錯過那班飛機]

(70) 他差一點兒被退學。

[事實：沒被退學]

(71) 他差一點兒沒被退學。

[事實：沒被退學]

從上述的例子，我們知道不管是使用「差一點兒」或「差一點兒沒」，皆表示動作的否定，也就是事實的結果是「沒錯過那班飛機」，也「沒被退學」。

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差一點兒沒」不等同「差一點兒」，並不具有否定功能：

(72) 我差一點兒考上大學。

[事實：沒考上大學]

(73) 我差一點兒沒考上大學。

[事實：考上了大學]

(74) 我差一點兒拿到學位。

[事實：沒拿到學位]

(75) 我差一點兒沒拿到學位。

[事實：拿到了學位]

從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推測，當結果是人們所希望成真的，如「考上大學」或「拿到學位」，此時「差一點兒沒」並不具有否定功能，我們會用這個詞語來表示肯定。而如果結果是我們所不願見其發生的，如「錯過那班飛機」或「被退學」，此時「差一點兒沒」跟「差一點兒」的功能一樣，皆用來表示否定（朱德熙 1999：55-57）。

3.3.3 「不是」/「沒有」

漢語的否定詞也會因為語言接觸，亦或詞彙本身的語法化，而衍生出新的語言功能或用法。在台灣，否定詞「不是」和「沒有」已經逐漸從單一的否定意涵發展出其它的語言功能，而這可另從篇章層面及語言互動層面來討論。

在篇章層面上，「不是」和「沒有」皆可為說話者的自我修正及自我答覆；而在語言互動層面上，「不是」和「沒有」的功能則可包括在答覆上提供對方訊息及修正或澄

清。另外，「沒有」又有其獨立出來的功能，包括迴避及對讚美或感謝之回覆（Wang et al. 2007; Wang 2008）。

比較有趣的是，「沒有」發展出對讚美或感謝的回覆，此種用法只出現在台灣這個語言環境裡，我們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對話：

(76) 對讚美的回覆：

- 甲：你中文說得很流利。
乙：沒有啦，我中文還有待加強。

(77) 對感謝的回覆：

- 甲：謝謝你特地把書拿來給我。
乙：沒有！沒有！其實我也只是剛好經過你家。

由於在台灣有超過百分之七十的閩南語人口（黃宣範 1995；洪惟仁 2013），而且閩南語的否定助動詞「無」在語意概念結構上幾乎可以跟漢語的「沒有」相對應。再者，台灣國語的「有」在用法上早已被多數學者們（盧廣誠 1997；蔡維天 2002；奧谷道弘 2005）證實受到閩南語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推測，「沒有」發展成對讚美或感謝的回覆，此種用法有可能是受到閩南語影響的關係。

除了例句（77）的「沒有」，台灣國語的「不會」也同時發展出回覆感謝的語用功能：³

(78) 甲：謝謝你。
乙：不會！

乙說「不會」，實指「別那麼客氣，一點都不會麻煩，用不著感激我」。用具有否定意涵的「沒有」和「不會」來回覆感謝，這其實反映出幫忙者（如例句（78）的乙）預設被幫忙者（如例句（78）的甲）被幫忙時的心理狀態，即乙預設甲認為「乙把書拿給甲」這件事給乙造成困擾，而感到不好意思。藉由否定這樣的命題來表示禮貌跟體貼，並進一步拉近關係。

Chen（2016）年研究台灣和波蘭的幽默，他發現「虛構情節（fictional episode）」的言談策略也是透過預設他人心理狀態來達成，不過預設的依據往往是以預設者為準，常和事實有所出入。因此本文認為，在台灣社會用「沒有」和「不會」來回覆感謝，可能是受到傳統禮教對環境的影響，即幫忙者預設被幫忙者被幫忙時內心應該要有的反應，即使可能和事實有所出入。

³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提醒。

4. 對外華語教學

4.1 二次否定使用不當

根據程美珍（1998：282-283）的觀察，外國人在學習漢語否定句時，常常會在二次否定用法碰到瓶頸。以下我們列出學習者常常會出現的病句：

- (79) a. 誤：沒有人努力學習，所以我們班的同學漢語都學得不錯。
 b. 正：沒有人不努力學習，所以我們班的同學漢語都學得不錯。
- (80) a. 誤：因為她明天就要回法國去了，我今天不能去看她。
 b. 正：因為她明天就要回法國去了，我今天不能不去看她。

從上面的病句跟修改過後的句子，我們可以發現漢語的二次否定常具有否定意涵相互抵銷之作用，如例（79b）的「沒有人不+動詞」可等同於「每個人都+動詞」，而例（80b）的「不能不+動詞」則可等同於「一定要/得+動詞」。所以在教授漢語的否定句時，如遇到雙重否定，我們得適時地提醒學生去注意。

4.2 文化差異

我們也要考量學習者的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差異。華人因為受到儒家思想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所以在語言表達上常會表現出重群體、輕個體的集體主義特性。也因此長輩對晚輩，亦或朋友間的言語活動，往往會選用較直接的說話方式來表示關心跟親切。例如，「不要/別客氣，來我家要多吃點」，這個句子在華人社會常常用來表示主人的好客。可是對於一個不懂中國文化的西方人士來說，可能只會注意到這個句子所夾帶的祈使、命令之語言形式，如「不要/別」、「要」，進而感到被冒犯。

另一方面，英語的否定形式則受到個體主義的影響，所以在回答別人的問話時，總是依據著事實的結果來表示肯定或否定。例如，針對問句「You don't like me, do you?」，答句不是「Yes, I do.」，就是「No, I don't.」。然而，漢語則把肯定或否定焦點放在對方的問話上，而非實際內容上。所以當我們聽到「我想你應該不會說中文，對嗎？」，我們不是肯定對方的話「是的，我不會說中文」，就是否定對方的話「不，我會說中文」。

5. 結論

從上述一連串的討論，我們知道漢語的否定詞「不」具有最基本、最廣泛的否定意涵，所以在歷史上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而後期才發展出來的「沒」，在現代漢語因為不管是在句法、語意或言談/語用上跟「不」都有其共性和殊性，基於語言的簡約原則，其重要性並不亞於「不」。再者，這兩個否定詞也因為受到地緣並隨著時間的影響，在台灣已經衍生出新的語言功能。

文章末，也討論到在對外華語教學時應注意的事項。除了得時時刻刻注意學習者可能會犯的語法錯誤外，我們還得考量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習者在學習漢語時，對漢語

跟中國文化的理解，以便幫助他們跳脫出書本的框架，真正使用漢語在華人社會達到溝通的目的。

參考文獻

中文書目

- 蔡維天。2002。〈台灣國語和方言中的「有」—談語法學中的社會因緣與歷史意識〉，《清華學報》，第32卷第2期，495-528。
- 陳海生。2005。〈先秦漢語否定副詞與他類副詞雙項連用考察〉，《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38-40。
- 程美珍。1998。《漢語病句辨析九百例》。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
- 賀倩。2015。〈否定副詞「不」和「沒」的用法辨析〉，《高等教育》，第1期，75-76。
- 洪惟仁。2013。〈台灣的語種分布與分區〉，《語言暨語言學》，第14卷第2期：315-369。
- 黃宣範。1995。《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鶴書局。
- 藍燈文化事業編輯部。1987。《中文辭源（修訂本）》，第一分冊。台中：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李鐵根。2003。〈「不」、「沒（有）」的用法及其所受的時間制約〉，《漢語學習》，第2期，1-7。
- 劉堅、蔣紹愚。1992。《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匯編（宋代卷）》。北京：商務印書館。
- 盧廣誠。1997。〈華語中的「有」字句在台灣的使用情形及其社會意涵〉，收錄於鄭良偉主編，《台、華語的接觸與同義語的互動》。台北：遠流出版社，169-181。
- 呂叔湘。2007。《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王功龍。2006。〈從上古漢語否定詞語探避諱的起源〉，《文化學刊》，第1期，90-97。
- 吳福祥。1995。〈否定副詞「沒」始見於南宋〉，《中國語文》，第2期，153。
- 楊伯峻、何樂士。1992。《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北京：語文出版社。
- 朱德熙。1999。《朱德熙文集（二）》。北京：商務印書館。

日文書目

- 奧谷道弘。2005。〈台灣で使われる中国語の特徴に関する—考察—閩南語と標準中国語の使い方を比較して—〉，《天理インターカルチャー研究所研究論叢》，第13期，51-72。

英文書目

- Chen, Li-Chi Lee. 2016. *A Socio-Pragmatic Analysis of Taiwanese and Polish Humor: Casual Conversations and Television Variety Shows*.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Łódź.
- Wang, Yu-Fang. 2008. Beyond negation—The roles of *meiyou* and *bushi*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Language Sciences* 30(6): 679-713.
- Wang, Yu-Fang, Pi-Hua Tsai, and Meng-Ying Ling. 2007. From informational to emotive use: *meiyou* ('no') as a discourse marker in Taiwan Mandarin conversation. *Discourse Studies* 9(5): 677-701

Shu-Fen Ch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Email: chensf@mx.nthu.edu.tw

Li-Chi Lee Chen
Institute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Kazimierz Wielki University in Bydgoszcz,
Bydgoszcz, Poland
Email: leszek.chen@ukw.edu.pl

**On the Syntactic, Semantic and Discourse-Pragmatic Features of Modern Mandarin
Negators “*Bù*” and “*Méi*”
and Their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Shu-Fen Chen Li-Chi Lee Chen

Abstract. “*Bù*” and “*méi*” are two major negators in modern Mandarin. By reviewing relevant literature of Mandarin negators, this study has introduc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bù*” and “*méi*,” as well as their significance. A syntactic, semantic and discourse-pragmatic analysis has also been conducted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ir use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two negators are used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 and further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for teacher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Keywords: *bù*, *méi*, negators,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